漢文學史綱要

魯迅三十年集

20

漢文學史綱要

一九二[illegible]年著
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



漢文學史綱要



目錄

第一篇　自文字至文章……五
第二篇　書與詩……一〇
第三篇　老莊……一九
第四篇　屈原及宋玉……二六
第五篇　李斯……三五
第六篇　漢宮之楚聲……三八
第七篇　賈誼與鼂錯……四二
第八篇　藩國之文術……四七
第九篇　武帝時文術之盛……五五

第十篇　司馬相如與司馬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六三



第一篇　自文字至文章

在昔原始之民，其居羣中，蓋惟以姿態聲音，自達其情意而已。聲音繁變，寖成言辭，言辭諧美，乃兆歌詠。時屬草昧，庶民朴淳，心志鬱于內，則任情而歌呼，天地變于外，則祗畏以頌祝，踴躍吟歎，時越儕輩，為衆所賞，默識不忘，口耳相傳，或逮後世。復有巫覡，職在通神，盛為歌舞，以祈靈貺，而讚頌之在人羣，其用乃愈益廣大。試察今之蠻民，雖狀極狉獉，未有衣服宮室文字，而頌神抒情之什，降靈召鬼之人，大抵有焉。呂不韋云，『昔葛天氏之樂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』（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）鄭玄則謂『詩之興也，諒不于上皇之世。』（詩譜序）雖荒古無文，並難徵信，而證以今日之野人，揆之人間之心理，固當以呂氏所言，為較近于事理者矣。

然而言者，猶風波也，激盪既已，餘踪杳然，獨恃口耳之傳，殊不足以行遠或垂後。詩人感物，發爲歌吟，吟已感濟，其事隨訖。倘將記言行，存事功，則專憑言語，大懼遺忘，故古者嘗結繩而治，而後之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結繩之法，今不能知；書契者，相傳『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』（易下繫辭）『神農氏復重之爲六十四爻。』（司馬貞補史記）頗似爲文字所由始。其文今具存于易，積畫成象，短長錯綜，變易有窮，與後之文字不相係屬。故許愼復以爲『黃帝之史倉頡，見鳥獸蹏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。』（說文解字序）要之文字成就，所當緜歷歲時，且由衆手，全羣共喻，乃得流行，誰爲作者，殊難確指，歸功一聖，亦憑臆之說也。

許愼云『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後形聲相益，卽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於竹帛謂之書。書者，如也。……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以六書，一曰指事，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可見，上下是也；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日月是也；三曰形聲，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；四曰會意，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

撝，武信是也；五曰轉注，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；六曰假借，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，令長是也。』（說文解字序）指事、象形、會意，爲形體之事；形聲、假借，爲聲音之事；轉注者，訓詁之事也。虞夏書契，今不可見。岣嶁禹書，僞造不足論。商周以來，則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，下及秦漢，文字彌繁，而攝以六事，大抵弭合。意者文字初作，首必象形，觸目會心，不待授受；漸而引進，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。今之文字，形聲轉多，而察其締構，什九以形象爲本柢。誦習一字，當識形音義三：口誦耳聞其音，目察其形，心通其義，三識並用，一字之功乃全。其在文章，則寫山曰崚嶒嵯峨，狀水曰汪洋澎湃，蔽芾蔥蘢，恍逢豐木，鱒魴鰻鯉，如見多魚。故其所函，遂具三美：意美以感心，一也；音美以感耳，二也；形美以感目，三也。

連屬文字，亦謂之文。而其興盛，蓋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記神事，更進，則史以記人事也，然尙以上告于天；翻今之易與書，間能得其髣髴。至于上古實狀，則荒漠不可考，君長之名，且難審知。世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爲三皇者，列三才開始之序；繼以有巢、燧人、伏羲、神農者，明人羣進化之程；殆皆後人所命，非眞號矣。降及軒轅，遂多傳說，逮于虞、夏，乃有箸于簡策之文傳于今。

巫史非詩人，其職雖止于傳事，然厥初亦憑口耳；慮有愆誤，則練句協音，以便記誦。文字既作，固無愆誤之虞矣，而簡策緐重，書削爲勞，故復當儉約其文，以省物力，或因舊習，仍作韻言。今所傳有黃帝道言、（見呂氏春秋）金人銘、（說苑）顓頊丹書、（大戴禮記）帝嚳政語，（賈誼新書）雖並出秦漢人書，不足憑信，而大抵協其音，偶其詞，使讀者易于上口，則殆猶古之道也。

由前言更推度之，則初始之文，殆本與語言稍異，當有藻韻，以便傳誦，『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』區以別矣。然漢時已併稱凡箸于竹帛者爲文章；（漢書藝文志）後或更拓其封域，舉一切可以圖寫，接于目睛者皆屬之。梁之劉勰，至謂『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，』（文心雕龍原道）三才所顯，並由道妙，『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，』故凡虎斑霞綺，林籟泉韻，俱爲文章。其說汗漫，不可審理。稍隘之義，則易有曰，『物相雜，故曰文。』說文解字曰，『文，錯畫也。』可知凡所謂文，必相錯綜，錯而不亂，亦近丽爾之象。至劉熙云『文者，會集衆彩以成錦繡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繡然也。』（釋名）則確然以文章之事，當具辭義，且有華飾，如文繡矣。說文又有彣字，云：『戫也；』『戫，彣彰也。』蓋卽此義。然後來不

用，但書文章，今通稱文學。

劉勰雖于原道一篇，以人『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。……』而晉、宋以來，文筆之辨又甚峻。其總術篇即云：『今之常言：有文有筆。以爲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』蕭繹所詮，尤爲昭晰，曰：『今之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；屈原、宋玉、枚乘、長卿之徒，止於辭賦則謂之文。……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，善爲章奏如伯松，若是之流，泛謂之筆。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』又曰：『筆，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脣吻遒會，情靈搖蕩。而古之文筆，今之文筆，其源又異。』（金樓子立言篇）蓋其時文章界域，極可弛張，縱之則包舉萬彙之形聲；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敍記，必有藻韻，善移人情，始得稱文。其不然者，概謂之筆。

辭筆或詩筆對舉，唐世猶然，逮及宋、元，此義遂晦，于是散體之筆，並稱曰文，且謂其用，所以載道，提挈經訓，誅鋤美辭，講章告示，高張文苑矣。清阮元作文言說，其子福又作文筆對，復昭古誼，而其說亦不行。

第二篇　書與詩

周禮，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今已莫知其書爲何等。假使五帝書誠爲五典，則今惟堯典在尙書中。『尙者，上也。上所爲，下所書也。』（王充論衡須頌篇）或曰：『言此上代以來之書。』（孔穎達尙書正義）緯書謂『孔子求書，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斷遠取近，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；以百二篇爲尙書，十八篇爲中候。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』（尙書璇璣鈐）乃漢人侈大之言，不可信。尙書蓋本百篇：虞、夏書二十篇，商書、周書各四十篇。今本有序，相傳孔子所爲，言其作意，（漢書藝文志）然亦難信，以其文不類也。秦燔燒經籍，濟南伏生抱書藏山中，又失之。漢興，景帝使鼂錯往從口授，而伏生旋老死，僅得自堯典至秦誓二十八篇；故漢人嘗以擬二十八宿。

書之體例有六：曰典，曰謨，曰訓，曰誥，曰誓，曰命，是稱六體。然其中有禹貢，頗似記，餘則概爲訓下與告上之詞，猶後世之詔令與奏議也。其文質樸，亦詰屈難讀，距以藻韻爲飾，俾便頌習，便行遠之時，蓋已遠矣。晉衞宏則云『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曉，使其女傳言教錯。齊人語多與潁川異，錯所不知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。』故難解之處多有，今卽略錄堯典中語，以見大凡：

『……帝曰：疇咨若時，登庸。放齊曰：胤子朱，啟明。帝曰：吁！嚚訟，可乎？帝曰：疇咨若予采？驩兜曰：都！共工，方鳩僝工。帝曰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，滔天！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有能俾乂。僉曰：於，鯀哉！帝曰吁，咈哉！方命，圮族。岳曰：异哉！試可，乃已。帝曰：往，欽哉！九載，績用弗成。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。岳曰：否德，忝帝位。曰：明明，揚側陋！師錫帝曰：有鰥在下，曰虞舜。帝曰：俞！予聞。如何？岳曰：瞽子。父頑，母嚚，象傲。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，帝曰：我其試哉。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，釐降二女于嬀汭，嬪于虞。』

揚雄曰，『昔之說書者序以百，……虞夏之書渾渾爾，商書灝灝爾，周書噩噩爾。』（法

言問神）虞夏禪讓，獨饒治績，敷揚休烈，故深大矣；周多征伐，上下相戒，事危而言切，則峻肅而不阿借；惟商書時有哀激之音，若緣厓而失其援，以爲夷曠，所未詳也。如西伯戡黎：

『西伯旣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曰：天子！天旣訖我殷命，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後人，惟王淫戲用自絕。故天棄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，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勿欲喪，曰，天曷不降威，大命不摯？今王其如台。王曰：嗚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？祖伊反曰：嗚呼！乃罪多參在上，乃能責命于天？殷之卽喪，指乃功，不無戮于爾邦！』

武帝時，魯共王壞孔子舊宅，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，字皆古文。孔安國以今文校之，得二十五篇，其五篇與伏生所誦相合，因並依古文，開其篇第，以隸古字寫之，合成五十八篇。會巫蠱事起，不得奏上，乃私傳其業于生徒，稱尙書古文之學。（隋書經籍志）而先伏生所口授者，緣其寫以漢隸，遂反稱今文。

孔氏所傳，旣以值巫蠱不行，遂有張霸之徒，僞造舜典汩作等二十四篇，亦稱古文書，而辭義蕪鄙，不足取信于世。若今本孔傳古文尙書，則爲晉豫章梅賾所奏上，獨失舜典；至

隋購募，乃得其篇，唐孔穎達疏之，遂大行于世。宋吳棫始以為疑；朱熹更比較其詞，以為「今文多艱澀，而古文反平易，」「卻似晉宋間文章，」並書序亦恐非安國作也。明梅鷟作尚書考異，尤力發其覆，謂「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眞古文，出孔壁中者，盡後儒僞作，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，幷竊其字句而緣飾之」云。

詩歌之起，雖當早于記事，然葛天八闋，黃帝樂詞，僅存其名。家語謂舜彈五絃之琴，造南風之詩曰『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慍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』尚書大傳又載其卿雲歌云『卿雲爛兮，糺縵縵兮，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！』辭僅達意，頗有古風，而漢、魏始傳，殆亦後人擬作。其可徵信者，乃在尚書皋陶謨（僞孔傳尚書分之為益稷）曰：

『……夔曰：「於！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庶尹允諧。」帝庸作歌曰：「勑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」乃歌曰：「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！」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：「念哉！率作興事，愼乃憲，欽哉！屢省乃成，欽哉！」乃賡載歌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」又歌曰：「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！」帝曰：「俞，往欽哉！」』

以體式言，至爲單簡，去其助字，實止三言，與後之「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同式；又雖亦偶字履韻，而樸陋無華，殊無以勝于記事。然此特君臣相勗，冀各愼其法憲，敬其職事而已，長言詠歎，故命曰歌，固非詩人之作也。

自商至周，詩乃圓備，存于今者三百五篇，稱爲詩經。其先雖遭秦火，而人所諷誦，不獨在竹帛，故最完，司馬遷始以爲「古者詩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于禮義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厲之缺。」然唐孔穎達已疑其言；宋鄭樵則謂詩皆商、周人作，孔子得于魯太師，編而錄之。朱熹于詩，其意常與鄭樵合，亦曰：「人言夫子刪詩，看來只得采許多詩，夫子不曾刪去，只是刊定而已。」

書有六體，詩則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風雅頌以性質言：風者，閭巷之情詩；雅者，朝庭之樂歌；頌者，宗廟之樂歌也。是爲詩之三經。賦、比、興以體制言：賦者直抒其情；比者借物言志；興者托物興辭也。是爲詩之三緯。風以關雎始；雅有大小，小雅以鹿鳴始，大雅以文王始；頌以清廟始；是爲四始。漢時，說詩者衆，魯有申培，齊有轅固，燕有韓嬰，皆嘗列于學宮，而其書今並亡。存者獨有趙人毛萇詩傳，其學自謂傳自子夏；

河間獻王尤好之。其詩每篇皆有序，鄭玄以爲首篇大序卽子夏作，後之小序則子夏毛公合作也。而韓愈則云『子夏不序詩。』朱熹解詩，亦但信詩不信序。然據范曄說，則實後漢衞宏之所爲爾。

毛氏詩序既不可信，三家詩又失傳，作詩本義，遂難通曉。而詩之篇目次第，又不甚以時代爲先後，故後來異說滋多。明何楷作毛詩世本古義，乃以詩編年，謂上起于夏少康時（公劉、七月等）而訖于周敬王之世，（下泉）雖與孟子知人論世之說合，然亦非必其本義矣。要之商頌五篇，事迹分明，詞亦詰屈，與尙書近似，用以上續舜皐陶之歌，或非誣歟？今錄其玄鳥一篇；毛詩序曰：祀中宗也。

『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孫子。武丁孫子，武王靡不勝，龍旂十乘，大糦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，四海來假。來假祁祁，景員維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祿是何。』

至于二雅，則或美或刺，較足見作者之情，非如頌詩，大率歎美。如小雅采薇，言征人遠

戍，雖勞而不敢息云：

『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；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……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；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……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，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。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！』

此蓋所謂怨誹而不亂，溫柔敦厚之言矣。然亦有甚激切者，如大雅瞻卬：

『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，孔塡不寧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蟊賊蟊疾，靡有夷屆；罪罟不收，靡有夷瘳！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！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！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！彼宜有罪，女覆說之！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……觱沸檻泉，維其深矣；心之憂矣，寧自今矣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藐藐昊天，無不克鞏；無忝皇祖，式救爾後！』

國風之詞，乃較平易，發抒情性，亦更分明。如：

『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；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林有樸樕；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，有

女如玉。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帨兮，無使尨也吠！』（召南野有死麕）

『溱與洧，方渙渙兮；士與女，方秉蕑兮。女曰觀乎？士曰旣且。且往觀乎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勺藥。……』（鄭風溱洧）

『山有樞，隰有榆。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；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；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山有栲，隰有杻。子有廷內，弗洒弗掃；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山有漆，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；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』

（唐風山有樞）

詩之次第，首國風，次雅，次頌。國風次第，則始周召二南，次邶、鄘、衞、王、鄭、齊、魏、唐、秦、陳、檜、曹而終以豳，其序列先後，宋人多以爲卽孔子微旨所寓，然古詩流傳未久，篇次未必一如其故，今亦無以定之。惟詩以平易之風始，而漸及典重之雅與頌；國風又以所尊之周室始，次乃旁及于各國，則大致尚可推見而已。

詩三百篇，皆出北方，而以黃河爲中心。其十五國中，周南、召南、王、檜、陳、鄭、在河南，邶、鄘、衞、曹、齊、魏、唐在河北，豳、秦、則在涇渭之濱，疆域概不越今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山東四省之外。其

民厚重，故雖直抒胸臆，猶能止乎禮義，忿而不戾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傷，樂而不淫，雖詩歌亦教訓也。然此特後儒之言，實則激楚之言，奔放之詞，風雅中亦常有。而孔子則曰：『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後儒因孔子告顏淵爲邦，曰『放鄭聲。』又曰『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』遂亦疑及鄭風，以爲淫逸，失其旨矣。自心不淨，則外物隨之，嵇康曰：『若夫鄭聲，是音聲之至妙，妙音感人，猶美色惑志，躭槃荒酒，易以喪業，自非至人，孰能禦之。』（本集聲無哀樂論）世之欲捐窈窕之聲，蓋由于此，其理亦並通于文章。

參考書——

尚書正義（唐孔穎達）　毛詩正義（仝上）
經義考（清朱彝尊）卷七十二至七十六　卷九十八至一百
支那文學史綱（日本兒島獻吉郎）第二篇二至四章
詩經研究（謝無量）

第三篇　老莊

周室寖衰，風人輟采；故曰：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。』志士欲救世弊，則窮竭神慮，舉其知聞。而諸侯又方並爭，厚招游學之士；或將取合世主，起行其言，乃復力斥異家，以自所執持者為要道，騁辯騰說，著作雲起矣。然當時足稱『顯學』者，實止三家，曰道，曰儒，曰墨。

道家書據漢書藝文志所錄有伊尹、太公、辛甲等，今皆不傳；鬻子、筦子亦後人作，故存于今者莫先于老子。老子名耳，字聃，姓李氏，楚人，蓋生于周靈王初（約西歷紀元前五七〇）。嘗為守藏室之史，見周之衰，遂去，至關，為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也。今書又離為八十一章，亦後人妄分，本文實惟雜述思想，頗無條貫；時亦對字協韻，以便記誦，與秦、漢人所傳之黃帝金人銘，顓頊丹書等（見第一篇）同：

『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摶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』

『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樂與餌，過客止；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旣。』

老子嘗爲周室守書，博見文典，又閱世變，所識甚多，班固謂『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淸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』者蓋以此。然老子之言亦不純一，戒多言而時有憤辭，尙無爲而仍欲治天下。其無爲者，以欲『無不爲』也。

『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僞。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。』

『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。』

『……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』

『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。無爲而無不爲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；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』

儒、墨二家起老氏之後，而各欲盡人力以救世亂。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（前五五一）生于魯昌平鄉陬邑，年三十餘，嘗問禮于老聃，然祖述堯、舜，欲以治世弊，道不行，則定詩、書，訂禮、樂，序易，作春秋。既卒（敬王四十一年——前四七九）門人又相與輯其言行而論纂之，謂之論語。墨子亦魯人，名翟，蓋後于孔子百三四十年（約威烈王一至十年生），而尙夏道，兼愛、尙同，非古之禮樂，亦非儒，有書七十一篇，今存者作十五卷。然儒者崇實，墨家尙質，故論語、墨子，其文辭皆略無華飾，取足達意而已。時又有楊朱，主『爲我』，殆未嘗著書，而其說亦盛行于戰國之世。孟子名軻（前三七二生二八九卒）者，鄒人，受學于子思，亦崇唐、虞，說仁義，于楊、墨則辭而闢之，著書七篇曰孟子。生當周季，漸有繁辭，而敍述則時特精妙，如播間乞食一段，宋吳氏（林下偶談）極推稱之：

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食而後反；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必饜酒食而後反，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，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。」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。徧國中無與立談者，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「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，今若此。」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」

然文辭之美富者，實惟道家，列子鶡冠子書晚出，皆後人僞作；今存者有莊子。莊子名周，宋之蒙人，蓋稍後于孟子，嘗爲蒙漆園吏。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寓言，人物土地，皆空言無事實，而其文則汪洋闢闔，儀態萬方，晚周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今存三十三篇，內篇七，外篇十五，雜篇十一；然外篇雜篇疑亦後人所加。于此略錄內篇之文，以見大概：

「齧缺問乎王倪曰：「子知物之所同是乎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。」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。」「然則物無知邪？」曰：「吾惡乎知之。雖然，嘗試言之：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

試問乎女：民溼寢則要疾偏死，鰌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，猨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。……自我觀之：仁義之端，是非之塗，樊然殽亂。吾惡能知其辯。」齧缺曰：「子不知利害，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？」王倪曰：「至人神矣，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海沍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？」』（齊物論第二）

『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，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』（大宗師第六）

『南海之帝爲儵，北海之帝爲忽，中央之帝爲混沌。儵與忽時與相遇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，曰：人皆有七竅，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。嘗試鑿之。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混沌死。』（應帝王第七）

末有天下一篇，（胡適謂非莊周作）則歷評『天下之治方術者，』最推關尹、老子，以爲『古之博大眞人，』而自述其文與意云：

「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。死與生與？天地並與？神明往與？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。古之道術，有在於是者。莊周聞其風而悅之，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縱恣而不儻，不以觭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，以卮言爲曼衍，以重言爲眞，以寓言爲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；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其書雖瓌瑋，而連犿無傷也。其辭雖參差，而諔詭可觀。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已。上與造物者游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閎而肆；其於宗也，可謂稠適而上遂矣。……」

故自史遷以來，均謂周之要本，歸于老子之言。然老子倘欲言有無，別修短，知白黑，而措意于天下；周則欲并有無修短白黑而一之，以大歸于『混沌』其『不譴是非，』『外死生，』『無終始，』胥此意也。中國出世之說，至此乃始圓備。

察周季之思潮，略有四派。一鄒、魯派，皆誦法先王，標榜仁義，以備世之急，儒有孔、孟，墨有墨翟，二陳、宋派，老子生于苦縣，本陳地也，言淸淨之治，迨莊周生于宋，則且以『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，』自無爲而入于虛無。三曰鄭、衛派，鄭有鄧析、申不害，衛有公孫鞅，趙有

愼到、公孫龍、韓有韓非，皆言名法。四曰燕、齊派，則多作空疏迂怪之談，齊之騶衍、騶奭、田駢、接子等，皆其卓者，亦秦、漢方士所從出也。

參考書——

老子（晉王弼注）
莊子（晉郭象注）
史記（孔子世家、孟、老、莊列傳等）
漢書（藝文志）
子略（宋高似孫）
中國文學史綱（日本兒島獻吉郎）第二篇第六章
中國大文學史（謝無量）卷二第七章
中國哲學史大綱（胡適）上卷

第四篇　屈原及宋玉

戰國之世，言道術既有莊周之蔑詩禮，貴虛無，尤以文辭，陵轢諸子。在韻言則有屈原起于楚，被讒放逐，乃作離騷。逸響偉辭，卓絕一世。後人驚其文采，相率仿效，以原楚產，故稱楚辭。較之于詩，則其言甚長，其思甚幻，其文甚麗，其旨甚明，憑心而言，不遵矩度。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，或訾而絀之，然其影響于後來之文章，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。

屈原，名平，楚同姓也，事懷王爲左徒，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，王令原草憲令，上官大夫欲奪其稿，不得，讒之于王，王怒而疏屈原。原彷徨山澤，見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，因書其壁，何而問之，以抒憤懣，曰天問。辭句大率四言；以所圖故事，今多失傳，故往往難得其解；

『……雄虺九首，儵忽焉在？何所不死，長人何守？靡蓱九衢，枲華安居？一蛇吞象，厥大何？黑水玄趾，三危安在？延年不死，壽何所止？鯪魚何所，鬿堆焉處？羿焉彃日，烏焉解羽？……』

『……中央共牧后何怒？蠭蛾微命力何固？驚女采薇鹿何祐？北至回水萃何喜？兄有噬犬弟何欲，易之以百兩卒無祿？……』

後蓋又召還，嘗欲聯齊拒秦，不見用。懷王與秦婚，子蘭勸懷王入秦，屈原止之，不聽，卒爲秦所留。長子頃襄王立，子蘭爲令尹，亦讒屈原，王怒而遷之。原在湘沅之間九年，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作離騷，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，時蓋頃襄王十四五年（前六五或六）也。

離騷者，司馬遷以爲『離憂』，班固以爲『遭憂』，王逸釋以離別之愁思，揚雄則解爲『牢騷』，故作反離騷，又作畔牢愁矣。其辭述己之始生，以至壯大，迄于將終，雖懷內美，重以修能，正道直行，而罹讒賊，于是放言遐想，稱古帝，懷神山，呼龍虬，思佚女，申紓其心，自明無罪，因以諷諫。其文幾二千言，中有云：

『……跪敷衽以陳辭兮，耿吾既得此中正。駟玉虬以乘鷖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

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，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，路曼曼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，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遙以相羊。……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，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娀之佚女。吾令鴆爲媒兮，鴆告余以不好；雄鳩之鳴逝兮，余猶惡其佻巧。……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導言之不固；時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。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！……』

次述占于靈氛，問于巫咸。無不勸其遠游，毋懷故宇，于是馳神縱意，將翺將翔，而睠懷宗國，終又寧死而不忍去也：

『……抑志而弭節兮，神高馳之邈邈；奏九歌而舞韶兮，聊假日以媮樂。陟升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；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。亂曰：「已矣哉！國無人，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鄉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！」』

今所傳楚辭中有九章九篇，亦屈原作。又有卜居，漁父，述屈原既放，與卜者及漁人問

答之辭，亦云自製，然或後人取故事仿作之，而其設爲問難，履韻偶之法，則頗爲詞人則效，近如宋玉之風賦，遠如相如之子虛，上林，班固之兩都皆是也。

離騷之出，其沾溉文林，既極廣遠，評騭之語，遂亦紛繁，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，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狷比迹，蓋一則達觀于文章，一乃局蹐于詩教，故其裁決，區以別矣。實則離騷之異于詩者，特在形式藻采之間耳，時與俗異，故聲調不同；地異，故山川神靈動植皆不同；惟欲婚簡狄，留二姚，或爲北方人民所不敢道，若其怨憤責數之言，則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。楚雖蠻夷，久爲大國，春秋之世，已能賦詩，風雅之教，寧所未習，幸其固有文化，尚未淪亡，交錯爲文，遂生壯采。劉勰取其言辭，校之經典，謂有異有同，固雅頌之博徒，實戰國之風雅，『雖取鎔經義，亦自鑄偉辭。……故能氣往轢古，辭來切今，驚采絕豔，難與並能。』（文心雕龍辨騷）可謂知言者已。

形式文采之所以異者，由二因緣，曰時與地。古者交接鄰國，揖讓之際，蓋必誦詩，故孔子曰：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周室既衰，聘問歌詠，不行于列國，而游說之風寖盛，縱橫之士，欲以唇吻奏功，遂競爲美辭，以動人主。如屈原同時有蘇秦者，其說趙司寇李兌也，曰：『雒陽

乘軒里蘇秦，家貧親老，無罷車駑馬，桑輪蓬篋，羸幐擔囊，觸塵埃，蒙霜露，越漳河，足重繭，日百而舍，造外闕，願造於前，口道天下之事。』（趙策一）自敍其來，華飾至此，則辯說之際，可以推知。餘波流衍，漸及文苑，繁辭華句，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。況離騷產地，與詩不同，彼有河渭，此則沅湘，彼惟樸樕，此則蘭茝；又重巫，浩歌曼舞，足以樂神，盛造歌辭，用于祀祭。楚辭中有九歌，謂『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，……屈原放逐，……愁思怫鬱，出見俗人祭祀之禮，歌舞之樂，其詞鄙俚，因爲作九歌之曲。』而綺靡杳渺，與原他文頗不同，雖曰『爲作，』固當有本。俗歌俚句，非不可沾溉詞人，句不拘于四言，聖不限于堯舜，蓋荆楚之常習，其所由來者遠矣。今略錄其湘夫人：

『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余。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。登白薠兮騁望，與佳期兮夕張。鳥何萃兮蘋中，罾何爲兮木上？沅有芷兮澧有蘭，思公子兮未敢言；慌惚兮遠望，觀流水兮潺湲。麋何食兮庭中，蛟何爲兮水裔？朝馳余馬兮江皐，夕濟兮西澨。聞佳人兮召予，將騰駕兮偕逝。築室兮水中，葺之以荷蓋。蓀壁兮紫壇，播芳椒兮盈堂，桂棟兮蘭橑，辛夷楣兮藥房。……芷葺兮荷蓋，繚之兮杜衡，

合百草兮實庭，建芳馨兮廡門。九疑繽兮並迎，靈之來兮如雲。捐余袂兮江中，遺余褋兮澧浦，搴汀洲兮杜若，將以遺兮遠者。時不可兮驟得，聊逍遙兮容與。』

同時有儒者趙人荀況（約前三一五至二三〇）年五十始游學于齊，三為祭酒；已而被讒適楚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。亦作賦，漢書云十篇，今有五篇在荀子中，曰禮，曰知，曰雲，曰蠶，曰箴，臣以隱語設問，而王以隱語解之，文亦樸質，概為四言，與楚聲不類。又有佹詩，實亦賦，言天下不治之意，即以遺春申君者，則詞甚切激，殆不下于屈原，豈身臨楚邦，居移其氣，終亦生牢愁之思乎？

『天下不治，請陳佹詩：天地易位，四時易鄉。列星殞墜，旦暮晦盲。……仁人絀約，敖暴擅彊。天下幽險，恐失世英。螭龍為蝘蜓，鴟梟為鳳凰。比干見刳，孔子拘匡。昭昭乎其知之明也，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。……聖人共手，時幾將矣，與愚以疑，願聞反辭。其小歌曰：念彼遠方，何其塞矣。仁人絀約，暴人衍矣。忠臣危殆，讒人般矣。璇玉瑤珠，不知佩也。襍布與錦，不知異也。……以盲為明；以聾為聽；以危為安；以吉為凶。嗚呼上天，曷維其同！』

稍後，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，皆好辭，而以賦見稱。然雖學屈原之文辭，終莫敢直諫，蓋掇其哀愁，獵其華豔，而「九死未悔」之槩失矣。宋玉者，王逸以爲屈原弟子；事懷王之子襄王，爲大夫，然不得志，所作本十六篇，今存十一篇，殆多後人擬作，可信者有九辯。九辯本古辭，玉取其名，創爲新製，雖馳神逞想，不如離騷，而淒怨之情，實爲獨絕。如：

「皇天平分四時兮，竊獨悲此凜秋。白露既下降百草兮，奄離披此梧楸。去白日之昭昭兮，襲長夜之悠悠。離芳藹之方壯兮，余萎約而悲愁。秋既先戒以白露兮，冬又申之以嚴霜。……歲忽忽而遒盡兮，恐余壽之弗將。悼余生之不時兮，逢此世之俇攘。澹容與而獨倚兮，蟋蟀鳴此西堂。心怵惕而震盪兮，何所憂之多方？卬明月而太息兮，步列星而極明。」

又有招魂一篇，外陳四方之惡，內崇楚國之美，欲召魂魄，來歸修門。司馬遷以爲屈原作，然辭氣殊不類。其文華靡，長于敷陳，言險難則天地間皆不可居，述逸樂則飲食聲色必極其致，後人作賦，頗學其誇。句末俱用「些」字，亦爲創格，宋沈存中云，「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，凡禁呪句尾皆稱些，乃楚人舊俗」也。

「……魂兮歸來，南方不可以止些。雕題黑齒，得人肉以祀，以其骨爲醢些。蝮蛇蓁蓁，封狐千里些。雄虺九首，往來倏忽，吞人以益其心些。魂兮歸來，不可以久淫些。……魂兮歸來，君無上天些。虎豹九關，啄害下人些。一夫九首，拔木九千些。豺狼從目，往來侁侁些。懸人以娭，投之深淵些。致命於帝，然後得瞑些。歸來歸來，往恐危身些。……魂兮歸來，入脩門些。……室家遂宗，食多方些。稻粢穱麥，挐黃粱些。大苦鹹酸，辛甘行些。肥牛之腱，臑若芳些。和酸若苦，陳吳羹些。胹鼈炮羔，有柘漿些。……肴羞未通，女樂羅些。敶鍾按鼓，造新歌些。涉江采菱，發揚荷些。美人既醉，朱顏酡些。娭光眇視，目曾波些。被文服纖，麗而不奇些。長髮曼鬋，豔陸離些。……」

其稱爲賦者則九篇，（文選四篇；古文苑六篇，然舞賦實傅毅作）大率言玉與唐勒景差同侍楚王，即事興情，因而成賦，然文辭繁縟塡委，時涉神仙，與玉之九辯招魂及當時情景頗違異，疑亦猶屈原之卜居漁父，皆後人依托爲之。又有對楚王問，（見文選及說苑）自辯所以不見譽于士民衆庶之故，先徵歌曲，次引鯨鳳，以明俗士之不能知聖人。其辭甚

繁，殆如游說之士所談辯，或亦依託也。然與賦當並出漢初。劉勰謂賦萌于騷，荀卿、宋玉，乃錫專名，與詩劃境，蔚成大國；又謂『宋玉含才，始造對問，』于是枚乘七發，楊雄連珠，杼憤之文，鬱然盛起。然則騷者，固亦受三百篇之澤，而特由其時游說之風而恢宏，因荆楚之俗而奇偉；賦與對問，又其長流之慢于後代者也。

唐勒景差之文，今所傳尤少。楚辭中有大招，欲儗招魂而甚不逮，王逸云『屈原之所作也；或曰景差。』審其文辭，謂差爲近。

參考書——

楚辭集注（宋朱熹）　荀子卷十八

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

文心雕龍講疏（范文瀾）卷一辨騷，卷二詮賦，卷三雜文。

支那文學之研究（日本鈴木虎雄）卷一騷賦之生成

楚辭新論（謝無量）

楚辭概論（游國恩）

第五篇　李斯

秦始皇帝卽位之初，相國呂不韋以列國常下士喜賓客，且多辯士，如荀況之徒，著書布天下，乃亦厚養士，使人人著其所知，集以爲書，凡二十餘萬言，號曰呂氏春秋，布咸陽市門，延諸侯游士賓客，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，始皇既壯，絀不韋；又漸並兼列國，雖亦召文學，置博士，而終則焚燒詩書，殺諸生甚衆，重任丞相李斯，以法術爲治。

李斯楚上蔡人，少與韓非俱從荀況學帝王之術，成而入秦，爲呂不韋舍人，說始皇，拜爲長史，漸進至左丞相，二世二年（前二〇八）宦者趙高誣以謀反，殺之，具五刑，夷三族。斯雖出荀卿之門，而不師儒者之道，治尚嚴急，然于文字，則有殊勳，六國之時，文字異形，斯乃立意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，畫一書體，作倉頡七章，與古文頗不同，後稱秦篆；又始造隸書，

蓋起于官獄多事，苟趨簡易，施之于徒隸也。法家大抵少文采，惟李斯奏議，尙有華辭，如上書諫逐客云：

「……必秦國所生然後可，則是夜光之璧，不飾朝廷；犀象之器，不爲玩好；鄭衞之女，不充後宮；而駿良駃騠，不實外廐；江南金錫不爲用，西蜀丹青不爲采……夫擊甕叩缻，彈箏搏髀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，眞秦之聲也。鄭衞桑間昭虞武象者，異國之樂也。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衞，退彈箏而取昭虞，若是者，何也？快意當前，適觀而已矣。今取人則不然：不問可否，不論曲直，非秦者去，爲客者逐。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，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。此非可以跨海內，制諸侯之術也。……」

二十八年，始皇始東巡郡縣，羣臣乃相與誦其功德，刻于金石，以垂後世。其辭亦李斯所爲，今尙有流傳，質而能壯，實漢晋碑銘所從出也。如泰山刻石文：

「皇帝臨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修飭。二十六年，初幷天下，罔不賓服。親巡天下黎民，登茲泰山，周覽東極。從臣思迹，本原事業，祇誦功德。治道運行，諸產得宜，皆有

法式大義休明，垂于後世，順承勿革。皇帝躬聖，旣至天下，不懈于治。……昭隔內外，靡不清淨，施于後嗣。化及無窮，遵奉遺詔，永承重戒。』

三十六年，東郡民刻隕石以詛始皇，案問不服，盡誅石旁居人。始皇終不樂，乃使博士作仙眞人詩；及行所游天下，傳令樂人歌絃之。其詩蓋後世遊仙詩之祖，然不傳。漢書藝文志著秦時雜賦九篇；禮樂志云周有房中樂，至秦名曰壽人，今亦俱佚。故由現存者而言，秦之文章，李斯一人而已。

參考書：——

史記卷六秦始皇帝本紀；卷八十五呂不韋，八十七李斯列傳。

全秦文（清嚴可均輯）

中國大文學史（謝無量）第二編第八章

第六篇　漢宮之楚聲

秦既焚燒詩書，坑諸生于咸陽，儒者乃往往伏匿民間，或則委身於敵以舒憤怨。故陳涉起匹夫，旬月王楚，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歸之；孔甲則爲涉博士，與俱敗死。漢興，高祖亦不樂儒術，其佐又多刀筆之吏，惟酈食其，陸賈，叔孫通文雅，有博士餘風。然其廁足漢廷，亦非盡因文術，陸賈雖稱說詩書，顧特以辯才見賞，酈生固自命儒者，而高祖實以說客視之；至叔孫通，則正以曲學阿世取容，非重其能定朝儀，知典禮也。即位之後，過魯，雖嘗以中牢祀孔子，蓋亦英雄欺人，將藉此收攬人心，俾知一反秦之所爲而已。高祖崩，儒者亦不見用，漢書儒林傳云：『孝惠高后時，公卿皆武力功臣。孝文本好刑名之言。及至孝景，不任儒；竇太后又好黃老術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。』

故在文章，則楚漢之際，詩教已熄，民間多樂楚聲，劉邦以一亭長登帝位，其風遂亦被宮掖。蓋秦滅六國，四方怨恨，而楚尤發憤，誓雖三戶必亡秦，于是江湖激昂之士，遂以楚聲爲尙。項籍困于垓下，歌曰：『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？』楚聲也。高祖既定天下，因征黥布過沛，置酒沛宮，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，自擊筑歌曰：『大風起兮雲飛揚。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』亦楚聲也。且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，羣兒皆和習之。其後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，因而廢太子，不果，戚夫人泣涕，亦令作楚舞，而自爲楚歌：

『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，羽翼已就，橫絕四海。橫絕四海，又可奈何？雖有矰繳，尙安所施？』

房中樂始于周，以樂祖先。漢初，高帝姬唐山夫人作樂詞，以從帝所好，亦楚聲。至孝惠二年（前一九三）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，更名安世樂，凡十六章，今錄其二：

『豐草葽，女羅施。善何如，誰能回？大莫大，成教德；長莫長，被無極。』

『都荔遂芳，窅窊桂華。孝奏天儀，若日月光。乘玄四龍，回馳北行。羽旄殷盛，芬

哉芒芒。孝道隨世，我署文章。』

又以沛宮爲原廟，令歌兒吹習高帝大風之歌，遂用百二十八爲常員。文景相嗣，禮官肄之。楚聲之在漢宮，其見重如此，故後來帝王倉卒言志，概用其聲，而武帝詞華，實爲獨絕。當其行幸河東，祠后土，顧視帝京，忻然中流，與羣臣讌飲，自作秋風辭，纏綿流麗，雖詞人不能過也：

『秋風起兮白雲飛，草木黃落兮雁南歸。蘭有秀兮菊有芳，懷佳人兮不能忘。汎樓船兮濟汾河，橫中流兮揚素波，簫鼓鳴兮發棹歌。歡樂極兮哀情多，少壯幾時奈老何。』

降及少帝，將爲董卓所酖，與妻唐姬別，悲歌云：『天道易兮我何艱，棄萬乘兮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命不延，逝將去汝兮適幽玄！』唐姬歌曰：『皇天崩兮后土穨，身爲帝兮命夭摧。死生路異兮從此乖，奈我煢獨兮中心哀！』雖臨危抒憤，詞意淺露，而其體式，亦皆楚歌也。

參考書：——

漢書（帝紀，禮樂志。）
全漢詩（丁福保輯。）
中國大文學史（謝無量）第三編第一章。

第七篇　賈誼與鼂錯

漢初善言治道，亦擅文章者，先有陸賈佐高祖，每稱說詩書；高帝命著書言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敗，每奏一篇，帝未嘗不稱善，名其書曰新語；今存。文帝時則有潁川賈山，嘗借秦爲喻，言治亂之道，名曰至言；其後每上書，言多激切，善指事意，然不見用。所言今多亡失，惟至言見于漢書本傳。

賈誼，雒陽人，嘗從秦博士張蒼受春秋左氏傳。年十八，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，廷尉吳公薦于文帝，召爲博士，時年二十餘，而善于答詔令，諸生莫能及。文帝悅之，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，且擬以任公卿。絳灌馮敬等毀之曰：『雒陽之人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。』于是帝亦疏之，不用其議；後以誼爲長沙王太傅。誼既以謫去，意不自得，及渡湘水，

爲賦弔屈原，亦以自諭也：

「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，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。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，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。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，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。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，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。……吁嗟默默，生之無故兮。斡棄周鼎，寶康瓠兮。騰駕罷牛，驂蹇驢兮。驥垂兩耳，服鹽車兮。章甫薦屨，漸不可久兮。嗟苦先生，獨離此咎兮。訊曰：已矣，國其莫我知兮，獨壹鬱其誰語。鳳漂漂其高逝兮，夫固自引而遠去。襲九淵之神龍兮，沕深潛以自珍；偭蟂獺以隱處兮，夫豈從蝦與蛭螾。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；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，豈云異夫犬羊。般紛紛其離此尤兮，亦夫子之故也；歷九州而相其君兮，何必懷此都也！鳳凰翔于千仞兮，覽德而下之；見細德之險徵兮，遙曾擊而去之。彼尋常之汙瀆兮，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；橫江湖之鱣鯨兮，固將制于螻蟻。」

三年，有鵩飛入誼舍，止于坐隅。長沙卑溼，誼自懽不壽，因作服賦以自廣；服者，楚人之謂鴞也。大意謂禍福糾纏，吉凶同域，生不足悅，死不足患，縱軀委命，乃與道俱，見服細故，無

足疑慮。其外死生，順造化之旨，蓋得之于莊生。歲餘，文帝徵誼，問鬼神之本，自歎爲不能及。頃之，拜爲帝少子梁懷王太傅。時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，誼上疏以諫；又以諸侯王僭擬，地或連數郡，非古之制，乃屢上書陳政事，請稍削之。其治安之策，洋洋至六千言，以爲天下『事勢，可爲痛哭者一，可爲流涕者二，可爲長太息者六，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，難徧以疏舉』因歷指其失，頗切事情，然不見聽。居數年，懷王墮馬死，無後；誼自傷爲傅無狀，哭泣歲餘，亦死，年三十三。（前二〇〇至一六八。）

鼂錯，潁川人，少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所，文帝時以文學爲太常掌故，被遣從濟南伏生受尚書，還，因上便宜事，以書稱說，詔以爲爲太子舍人門大夫，遷博士，拜太子家令。又以辯得幸太子，太子家號曰智囊。舉賢良文學，對策高第，又數上書文帝，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。帝不聽，然奇其材，遷中大夫。景帝即位，以爲內史，言事輒聽，始寵幸傾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，袁盎申屠嘉皆弗善之，而錯愈貴，遷爲御史大夫。又請削諸侯之地，收其枝郡。其說削吳云：

『昔高帝初定天下，昆弟少，諸子弱，大封同姓，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，

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，兄子王吳五十餘城。封三庶孼，王天下半。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，詐稱病不朝，于古法當誅。文帝不忍，因賜几杖，德至厚也。不改過自新，迺益驕恣，公卽山鑄錢，煮海爲鹽，誘天下之人，謀作亂逆。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禍小；不削之，其反遲，禍大。

錯請削地之奏，諸貴人皆不敢難，惟竇嬰爭之，由是與錯有隙。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，于是吳楚七國遂反，以誅錯爲名；竇嬰袁盎又說文帝，令鼂錯衣朝衣，斬于東市。（前一五四年。）

鼂賈性行，其初蓋頗同，一從伏生傳尚書，一從張蒼受左氏。錯請削諸侯地，且更定法令；誼亦欲改正朔，易服色；又同被功臣貴幸所譖毀。爲文皆疏直激切，盡所欲言；司馬遷亦云：「賈生鼂錯明申商。」惟誼尤有文采，而沈實則稍遜，如其治安策，過秦論，與鼂錯之賢良對策，言兵事疏，守邊勸農疏，皆爲西漢鴻文，沾漑後人，其澤甚遠；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，則可見賈生之言，乃頗疏闊，不能與鼂錯之深識爲倫比矣。

惟其後之所以絕異者，蓋以文帝守靜，故賈生所議，皆不見用，爲梁王傅，抑鬱而終。鼂

錯則適遭景帝，稍能改革，於是大獲寵幸，得行其言，卒召變亂，斬于東市；又夙以刑名著稱，遂復來『爲人陗直刻深』之謗。使易地而處，所遇之主不同，則其晚節末路，蓋未可知也。但賈誼能文章，平生又坎壈，司馬遷哀其不遇，以與屈原同傳，遂尤爲後世所知聞。

參考書：——

史記（卷八十四，一百一。）

漢書（卷四十八，四十九。）

全漢文（清嚴可均輯。）

中國大文學史（第三編第二章。）

支那文學史綱（第三篇第四章。）

第八篇 藩國之文術

漢高祖雖不喜儒，文景二帝，亦好刑名黃老，而當時諸侯王中，則頗有傾心養士，致意於文術者。楚、吳、梁、淮南、河間五王，其尤著者也。

楚元王交爲高祖同父少弟，好書多材藝，少時，與魯穆生，白生，申公，俱受詩于孫卿門人浮丘伯。故好詩，旣王楚，諸生亦皆讀詩；申公始爲詩傳，號魯詩；元王亦自爲傳，號元王詩。漢初，治詩大師，皆居于楚；申公，白公之外，又有韋孟，爲元王傅，傅子夷王，及孫王戊。戊荒淫不遵道，孟乃作詩諷諫；後遂去位，徙家于鄒，又作詩一篇，其敍事布詞，自爲一體，皆有風雅遺韻。魏、晉以來，遠相師法，用以敍先烈，述祖德，故任昉文章緣起以爲「四言詩起于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」也。

吳王濞者，高祖兄仲之子。文帝時，吳太子入見，與皇太子爭博道，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。吳王由是怨望，藏亡匿死，積三十餘年，故能使其衆。然所用多縱橫游說之士；亦有並擅文詞者，如嚴忌、鄒陽、枚乘等。吳既敗，皆游梁。

梁孝王名武，文帝竇皇后少子也。七國之叛，梁距吳、楚最有功，又最爲大國，鹵簿擬天子；招延四方豪傑，自山東游士莫不至。傳易者有丁寬，以授田王孫，田授施讐，孟喜，梁丘賀，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。又有羊勝、公孫詭、韓安國，各以辯智著稱。吳敗，吳客又皆游梁；司馬相如亦嘗游梁，皆詞賦高手，天下文學之盛，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。

嚴忌本姓莊，後避明帝諱，稱嚴，會稽吳人。好詞賦，哀屈原忠貞不遇，作詞曰，哀時命。遭景帝不好詞賦，無所得志，乃游吳；吳敗，徒步入梁，受知孝王，與鄒陽、枚乘同見尊重，而忌名尤盛，世稱莊夫子。漢志有莊夫子賦二十四篇；今僅存哀時命一篇，在楚辭中。

鄒陽齊人，初與嚴忌、枚乘等俱仕吳，皆以文辯著名。吳王將叛，陽作書以諫，不見用，乃去而之梁，從孝王游。其爲人有智略，慷慨不苟合，爲羊勝、公孫詭所讒，孝王怒，下陽于獄，將殺之。陽在獄中，上書自明：

『……語曰：有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藉荊軻首以奉丹事；王奢去齊之魏，臨城自剄，以卻齊而存魏。夫王奢樊於期，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，所以去二國，死兩君者，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。……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，披心腹，見情素，墮肝膽，施德厚，終與之窮達，無愛於士，則桀之犬可使吠堯，而跖之客可使刺由。何況因萬乘之權，假聖王之資乎？然則荊軻湛七族，要離燔妻子，豈足爲大王道哉？……』

書奏，孝王立出之，卒爲上客，後羊勝公孫詭以罪死，陽獨爲梁王解深怒于天子。蓋吳蓄深謀，偏好策士，故文辯之士，亦常有縱橫家遺風，詞令文章，並長闢闔，猶戰國游士之說也。漢志縱橫家，有鄒陽七篇，而不錄其詞賦，似陽之在漢，固以權略見稱。西京雜記云：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，集居游士，使各爲賦。枚乘柳賦，路喬如鶴賦，公孫詭文鹿賦，鄒陽酒賦，公孫乘月賦，羊勝屏風賦，韓安國作几賦不成，鄒陽代作。鄒陽、安國罰酒三升；賜枚乘路喬如絹，人五匹。西京雜記爲晉葛洪作，託之劉歆，則諸賦或亦洪之所爲耳。

枚乘，字叔，淮陰人，爲吳王濞郎中。吳王謀爲逆，乘上書以諫，吳王不納，乃去而之梁。漢

旣平七國，乘由是知名；景帝召拜弘農都尉。乘久爲大國上賓，不樂郡吏，以病去官；復游梁。梁客皆善屬詞，乘尤高。梁孝王薨，乘歸淮陰。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，及即位，乘年老，迺以安車蒲輪徵乘，道死。（前一四〇）

漢志有枚乘賦九篇；今惟梁王菟園賦存。臨灞池遠訣賦僅存其目，柳賦蓋僞託。然乘于文林，業績之偉，乃在略依楚辭七諫之法，并取招魂大招之意，自造七發。借吳楚爲客主，先言輿輦之損，宮室之疾，食色之害，宜聽妙言要道，以疏神導體，于是說以聲色逸游之樂等等，凡六事，最末爲觀濤于廣陵：

「……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若鷺之下翔；其少進也，浩浩溰溰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。其波涌而雲亂，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。其旁作而奔起也，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。六駕蛟龍，附從太白。純馳浩蜺，前後駱驛。顒顒卬卬，椐椐強強，莘莘將將。壁壘重堅，沓雜似軍行。訇隱匈蓋，軋盤涌裔，原不可當。觀其兩傍，則滂渤怫鬱，闇漠感突，上擊下律。有似勇壯之卒，突怒而無畏，蹈壁衝津，窮曲隨隈，踰岸出追，遇者死，當者壞。……」

其說皆不入，則云：

『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，有資略者，若莊周，魏牟，楊朱，墨翟，便娟，詹何之倫，使之論天下之精微，理萬物之是非；孔老覽觀，孟子持籌而算之，萬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，太子豈欲聞之乎？於是太子據几而起，曰：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。涊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』

由是遂有『七』體，後之文士，仿作者衆，漢傅毅有七激，劉廣有七興，崔駰有七依，……凡十餘家遞及魏晉，仍多擬造。謝靈運有七集十卷，卞景有七林十二卷，梁又有七林三十卷，蓋卽集衆家此體爲之，今俱佚；惟乘七發及曹植七啓，張協七命，在文選中。

文選又有古詩十九首，皆五言，無撰人名。唐、李善曰：並云古詩，蓋不知作者；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。然陳徐陵所集玉臺新詠，則其中九首，明題乘名。審如是，乘乃不特始創七體，且亦肇開五古者矣，今錄其三：

『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，交疏結綺窗，阿閣三重階。上有弦歌聲，音響一何悲，誰能爲此曲，無乃杞梁妻。清商隨風發，中曲正徘徊，一彈再三歎，慷慨有餘哀。

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願爲雙鴻鵠，奮翅起高飛。』

『……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。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復返，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，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。』

『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纖纖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，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漢清且淺，相處復幾許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』

其詞隨語成韻，隨韻成趣，不假彫琢，而意志自深，風神或近楚騷，體式實爲獨造，誠所謂『畜神奇于溫厚，寓感愴於和平，意愈淺愈深，詞愈近愈遠』者也。稍後李陵與蘇武贈答，亦爲五言，蓋文景以後，漸多此體，而天質自然。終當以乘爲獨絕矣。

淮南王安爲文帝所封，好書，鼓琴；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，作爲內書二十一篇，外書甚衆；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黃白之術，亦二十餘萬言。時武帝方好藝文，以安爲諸父，辯博善文辭，甚尊重之。嘗使爲離騷傳，且受詔，日食時上。傳今亡；所傳者惟淮南王二十一篇，亦曰鴻烈。其書蓋與諸游士講論，掇拾舊文而成。其諸游士著者，則爲蘇飛，李尙，左吳，田由，雷被，毛被，伍被，晉昌等八人，是曰八公；又分造詞賦以類相從，或稱大山，或稱小山，其義猶

詩之有大雅小雅也。小山之徒有招隱士之賦，其源雖出離騷、招魂等，而不拘于迹象，爲漢代楚辭之新聲：

『桂樹叢生兮山之幽，偃蹇連蜷兮枝相繚。山氣巃嵸兮石嵯峨，谿谷嶄巖兮水曾波。猨狖羣嘯兮虎豹嘷，攀援桂枝兮聊淹留。王孫游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，歲暮兮不自聊，蟪蛄鳴兮啾啾。坱兮軋，山曲岪，心淹留兮恫慌忽；罔兮沕，憭兮栗，虎豹穴，叢薄深林兮人上慄。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，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；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；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，狀皃崟崟兮峨峨，淒淒兮漇漇。獼猴兮熊羆，慕類兮以悲。攀援桂枝兮聊淹留，虎豹鬬兮熊羆咆，禽獸駭兮亡其曹。王孫兮歸來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。』

河間獻王德爲景帝子，亦好書，而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。又立毛氏詩，左氏春秋博士；山東諸儒，多從而游。其所好蓋與楚元王交相類。惟吳、梁、淮南三國之客，較富文詞，梁客之上者，多來自吳，甚有縱橫家餘韻；聚淮南者，則大抵浮辯方術之士也。

參考書——

史記（卷一百六、一百十八。）
漢書（卷三十六、四十四、四十七、五十一、五十三。）
全漢文（清嚴可均輯。）
中國大文學史（第三編第三章。）

第九篇　武帝時文術之盛

武帝有雄材大略，而頗尙儒術。卽位後，丞相衞綰卽請奏罷郡國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。又以安車蒲輪徵申公枚乘等；議之明堂；置五經博士。元光間親策賢良，則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。又早慕詞賦，喜楚辭，嘗使淮南王安爲離騷作傳。其所自造，如秋風辭（見第七篇）悼李夫人賦（見漢書外戚傳）等，亦入文家堂奧。復立樂府，集趙代秦楚之謳，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，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詩頌，用于天地諸祠，是爲十九章之歌。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，謂之新聲曲，實則楚聲之遺，又擴而變之者也。其郊祀歌十九章，今存漢書禮樂志中，第三至第六章，皆題鄒子樂。

「朱明盛長，敷與萬物。桐生茂豫，靡有所詘。敷華就實，既阜既昌，登成甫田，百

鬼迪嘗。廣大建祀，肅雍不忘。神若宥之，傳世無疆。』（朱明三鄒子樂）

『日出入安窮，時世不與人同。故春非我春，夏非我夏，秋非我秋，冬非我冬。泊如四海之池，徧觀是邪謂何。吾知所樂，獨樂六龍。六龍之調，使我心若。訾，黃其何不來下！』（日出入九）

是時河間獻王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，因獻所集雅樂，大樂官亦肄習之以備數，然不常用，用者皆新聲。至敖游讌飲之時，則又有新聲變曲。曲亦昉于李延年。延年中山人，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，坐法腐刑，給事狗監中。性知音，善歌舞，武帝愛之，每爲新聲變曲，聞者莫不感動。嘗侍武帝，起舞，歌曰：『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』因進其女弟，得幸，號李夫人，早卒。武帝思念不已，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魂，乃夜張燭設帳，而令帝居他帳遙望，見一好女，如李夫人之貌，然不得就視。帝愈益相思悲感，作爲詩曰：『是耶非耶？立而望之，偏何姗姗來其遲。』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。隨事興詠，節促意長，殆即所謂新聲變曲者也。

文學之士，在武帝左右者亦甚衆。先有嚴助，會稽吳人，嚴忌子也，或云族家子，以賢良

對策高第，擢爲中大夫，助薦吳人朱買臣召見，說春秋，言楚詞，亦拜中大夫，與嚴助俱侍中。又有吾丘壽王，司馬相如，主父偃，徐樂，嚴安，東方朔，枚皋，膠倉，終軍，嚴葱奇等；而東方朔，枚皋，嚴助，吾丘壽王，司馬相如尤見親幸。相如文最高，然常稱疾避事；朔皋持論不根，見遇如俳優，惟嚴助與壽王見任用。助最先進，常與大臣辯論國家便宜，有奇異亦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，壽王字子贛，趙人，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，遷侍中中郎；有賦十五篇，見漢志。

東方朔字曼倩，平原厭次人也。武帝初即位，徵天下擧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，待以不次之位，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，自衒鬻者以千數。朔初來，上書曰：『臣朔少失父母，長養兄嫂。年十二學書，三冬，文史足用。十五學擊劍。十六學詩書，誦二十二萬言。十九學孫吳兵法，戰陣之具，鉦鼓之教，亦誦二十二萬言。凡臣朔因已誦四十四萬言。又常服子路之言。臣朔年二十二；長九尺三寸，目若懸珠，齒若編貝；勇若孟賁，捷若慶忌，廉若鮑叔，信若尾生。若此，可以爲天子大臣矣。臣朔昧死，再拜以聞。』其文辭不遜，高自稱譽。帝偉之，令待詔公車；漸以奇計俳辭得親近，詼達多端，不名一行，然時觀察顏色，直言切諫，帝亦常用之。嘗至太中大夫，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，但詼啁而已，不得大官，因以刑名家言求試用，辭數萬言，

指意放蕩，頗復詼諧，終不見用，乃作答客難（見漢書本傳）以自慰諭。又有七諫，（見楚辭）則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。臨終誡子云：『明者處世，莫尙于中，優哉游哉，與道相從。首陽爲拙，柳下爲工。飽食安步，以仕代農。依隱玩世，詭時不逢。……聖人之道，一龍一蛇，形見神藏，與物變化，隨時之宜，無有常家。』又黃老意也。朔蓋多所通曉，然先以自衒進身，終以滑稽名世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，附著之朔；方士又附會以爲神仙，作神異經十洲記，託爲朔造，其實皆非也。

枚皋者字少孺，枚乘孼子也。武帝徵乘，道死，詔問乘子，無能爲文者。皋上書自陳，得見，詔使作平樂觀賦，善之，拜爲郎，使匈奴。然皋好詼笑，爲賦頌多嫚戲，故不得尊顯，見視如倡，才比東方朔郭舍人。作文甚疾，故所賦甚多，自謂不及司馬相如，而頗詆娸東方朔，又自詆娸。班固云：『其文骫骳，曲隨其事，皆得其意，頗詼笑不甚閑靡。凡可讀者百二十篇，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。』

至于儒術之士，亦擅文詞者，則有菑川薛人公孫宏，字次卿，元光中賢良對策第一，拜博士，終爲丞相，封平津侯，于是天下學士，靡然向風矣。廣川董仲舒與公孫弘同學于經術

尤著，景帝時已爲博士，武帝卽位，舉賢良對策，除江都相，遷膠西相，卒。嘗作士不遇賦，（見古文苑）有云。

「……觀上世之清暉兮，廉士亦煢煢而靡歸。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，周武有伯夷與叔齊；卞隨務光遁迹于深山兮，伯夷叔齊登山而採薇。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，矧舉世而同迷。若伍員與屈原兮，固亦無所復顧。亦不能同彼數子兮，將遠游而終古。……」

終則謂不若反身素業，歸于一善，託聲楚調，結以中庸，雖爲粹然儒者之言，而牢愁狷狹之意盡矣。

小說家言，時亦興盛。洛陽人虞初，以方士侍郎，號黃車使者，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。齊人饒，不知其姓，爲待詔，作心術二十五篇。又有封禪方說十八篇，不知何人作，然今俱亡。

詩之新製，亦復蔚起。騷雅遺聲之外，遂有雜言，是爲樂府。漢書云東方朔作八言及七言詩，各有上下篇，今雖不傳；然元封三年作柏梁臺，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，乃得上坐，則其辭今具存，通篇七言，亦聯句之權輿也；

『日月星辰和四時，皇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，梁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，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，丞相 和撫四夷不易哉，大將軍 刀筆之吏臣執之。御史大夫 （中略）蠻夷朝賀常會期，典屬國 柱析欂櫨相枝持，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，太官令 走狗逐兔張罘罳，上林令 齧妃女脣甘如飴，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。東方朔

褚少孫補史記云：『東方朔行殿中，郎謂之曰：「人皆以先生爲狂。」朔曰：「如朔等，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。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」時坐席中酒酣，乃據地歌曰——

「陸沈於俗，避世金馬門。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；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廬之下。」』

亦新體也，然或出後人附會。

五言有枚乘開其先，而是時蘇李別詩，亦稱佳製。蘇武字子卿，京兆杜陵人，天漢元年，以中郎將使匈奴，留不遣。李陵字少卿，隴西成紀人，天漢二年擊匈奴，兵敗降虜，單于以女妻之，立爲右校王；漢夷其族。至元始六年，蘇武得歸，故與陵以詩贈答：

『攜手上河梁，游子暮何之。徘徊蹊路側，悢悢不能辭。行人難久留，各言長相思。安知非日月，弦望自有時。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爲期。』李陵與蘇武詩三首之一

「二鳧俱北飛，一鳧獨南翔。子當留斯館，我當歸故鄉。一別如秦胡，會見何詎央。愴悢切中懷，不覺淚沾裳。願子長努力，言笑莫相忘。」（蘇武別李陵。見初學記卷十八。然疑是後人擬作。）

武歸後拜典屬國。宣帝卽位，賜爵關內侯，神爵二年（前六十）卒，年八十餘。陵則在匈奴二十餘年，卒，有集二卷。詩以外，後世又頗傳其書問，在文選及藝文類聚中。

參考書——

史記（卷一百二十六。）

漢書（卷六十二、五十一、五十四、六十五、九十三。）

樂府詩集（宋郭茂倩編。）

全漢文（清嚴可均輯。）

全漢詩（丁福保輯。）

中國大文學史（第三編第四章。）

第十篇　司馬相如與司馬遷

武帝時文人，賦莫若司馬相如，文莫若司馬遷，而一則寥寂，一則被刑。蓋雄于文者，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，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。

司馬相如字長卿，蜀郡成都人。少時好讀書，學擊劍，故其親名之曰犬子；既學，慕藺相如之爲人，更名相如。以訾爲郎，事景帝。帝不好辭賦，時梁孝王來朝，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等皆從，相如見而悅之，因病免，游梁，與諸侯游士居，數歲，作子虛賦，武帝立，讀而善之，曰：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？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帝，因言是其邑人司馬相如作，乃召問相如。相如曰：「有是。然此乃諸侯之事，未足觀，請爲天子游獵之賦。」帝令尙書給筆札。相如以子虛，虛言也，爲楚稱；烏有先生者，烏有此事也，爲齊難；亡是公者，亡是人也，欲明天子之

義。故虛藉此三人爲辭，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。其卒章歸之于節儉，因以諷諫。其文具存，史記及漢書本傳中；文選則以後半爲上林賦，或召問後之所續歟？

相如既奏賦，武帝大悅，以爲郞。數歲，作喩巴蜀檄，旋拜中郞將，赴蜀，通西南夷，以蜀父老多言此事無益，大臣亦以爲然，乃作難蜀父老文。其後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，遂失官，歲餘，復召爲郞。然常閒居，不慕官爵，亦往往託辭諷諫，于游獵信讒之事，皆有微辭。拜孝文園令。武帝既以子虛賦爲善，相如察其好神仙，乃曰：『上林之事，未足美也，尙有靡者。臣嘗爲大人賦，未就；請具而奏之。』意以爲列仙之儒，居山澤間，形容甚臞，非帝王之仙意。惟被大人，居于中州，悲世迫隘，于是輕舉，乘虛無，超無友，亦忘天地，而乃獨存也。中有云：

「……屯余車而萬乘兮，粹雲蓋而樹華旗。使句芒其將行兮，吾欲往乎南娭……紛湛湛其差錯兮，雜遝膠輵以方馳。騷擾衝蓯其紛挐兮，滂濞泱軋麗以林離。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，曼衍流爛痑以陸離。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，洞出鬼谷之掘礨崴魁。……時若曖曖將混濁兮，召屛翳，誅風伯，刑雨師。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，直徑馳乎三危。排閶闔而入帝宮兮，載玉女而與之俱歸。登閬風而

遙集兮，亢烏騰而壹止。祇徊陰山翔以紆曲兮，吾乃今日覩西王母，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，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。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，雖濟萬世不足以喜。……』

旣奏，武帝大悅，飄飄有凌雲之氣，似游天地之間意。蓋漢興好楚聲，武帝左右親信，如朱買臣等，多以楚辭進，而相如獨變其體，益以瑋奇之意，飾以綺麗之辭，句之短長，亦不拘成法，與當時甚不同。故揚雄以爲使孔門用賦，則賈誼升堂，相如入室。班固以爲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師，而文章冠天下。蓋後之揚雄，王褒，李尤，固皆蜀人也。然相如亦作短賦，則繁麗之詞較少，如哀二世賦，長門賦，獨美人賦頗靡麗，殆卽揚雄所謂『勸百而諷一，猶騁鄭衛之音，曲終而奏雅』者乎？

『……途出鄭衛，道由桑中，朝發溱洧，暮宿上宮。上宮閒館，寂寥空虛，門閤晝掩，曖若神居。臣排其戶而造其堂，芳想芬烈，黼帳高張；有女獨處，婉然在牀，奇葩逸麗，淑質豔光，覩臣遷延，微笑而言曰：「上客何國之公子，所從來無乃遠乎？」遂設旨酒，進鳴琴。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。女乃歌曰：「獨處室兮廓無依，思

佳人兮情傷悲。有美人兮來何遲？日既暮兮華色衰，敢託身兮長自私。」玉釵掛臣冠，羅袖拂臣衣。時日西夕，玄陰晦冥，流風慘冽，素雪飄零，閑房寂謐，不聞人聲。——臣乃脈定于內，心正于懷，信誓旦旦，秉志不回，翻然高舉，與彼長辭。』

相如既病免，居茂陵，武帝聞其病甚，使所忠往取書，至則已死。（前一一七）僅得一卷書，言封禪事。蓋如相嘗從胡安受經。故少以文詞游宦，而晚年終奏封禪之禮矣。于小學，則有凡將篇今不存。然其專長，終在辭賦，製作雖甚遲緩，而不師故轍，自攄妙才，廣博閎麗，卓絕漢代，明王世貞評子虛上林，以爲材極富，辭極麗，運筆極古雅，精神極流動，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，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，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之處云云，其爲歷代評騭家所傾倒，可謂至矣。

司馬遷字子長，河內人，生于龍門，年十歲誦古文，二十而南游吳會，北涉汶泗，游鄒魯，過梁楚以歸，仕爲郎中。父談，爲太史令，元封初卒。遷繼其業，天漢中李陵降匈奴，遷明陵無罪，遂下吏，指爲誣上，家貧不能自贖，交游莫救，卒坐宮刑，被刑後爲中書令，因益發憤，據左氏國語，採世本，戰國策，述楚漢春秋，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，始于黃帝，中述陶唐，而至武帝

獲白麟止，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。其友益州刺史任安，嘗責以古賢臣之義，遷報書有云：

「……所以隱忍苟活，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，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蓋西伯拘而演周易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；孫子臏腳，兵法修列。……詩三百篇，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及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論書策，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僕竊不遜，近自託于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考之行事，稽其盛敗興衰之理，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適會此禍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。僕誠已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？然此可謂智者道，難為俗人言也！……」

遷死後，書乃漸出；宣帝時，其外孫楊惲祖述其書，遂宣布焉。班彪頗不滿，以為「采經

摭傳，分散數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梧。亦其涉略者廣博，貫穿經傳，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，斯以勤矣。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；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，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，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，此其所蔽也。』漢興，陸賈作楚漢春秋，是非雖多本于儒者，而太史職守，原出道家，其父談亦崇尚黃老，則史記雖繆于儒術，固亦能遠紹其舊業者矣。況發憤著書，意旨自激，其與任安書有云：『僕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書之功，文史星歷，近乎卜祝之間，固主上所戲弄，倡優畜之，流俗之所輕也。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異。』恨爲弄臣，寄心楮墨，感身世之戮辱，傳畸人于千秋，雖背春秋之義，固不失爲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矣。惟不拘于史法，不囿于字句，發于情，肆于心而爲文，故能如茅坤所言：『讀游俠傳卽欲輕生，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，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，讀李光傳卽欲立鬪，讀石建傳卽欲俯躬，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』也。

然漢書已言史記有缺，于是續者紛起，如褚先生，馮商，劉歆等。漢書亦有出自劉歆者，故崔適以爲史記之文有與全書乖，與漢書合者，亦歆所續也；至若年代懸隔，章句割裂，則當是後世妄人所增，與鈔胥所脫云。

遷雄于文，而亦愛賦，頗喜納之列傳中。于賈誼傳錄其弔屈原賦及服賦，而漢書則全載治安策，賦無一也。司馬相如傳上下篇，收賦尤多，爲子虛（合上林）哀二世，大人等。自亦造賦，漢志云八篇，今僅博士不遇賦一篇，明胡應麟，以爲僞作。

至宣帝時，仍修武帝故事，講論六藝羣書，博盡奇異之好；徵能爲楚辭者，于是劉向，張子僑，華龍，柳褒等皆被召，待詔金馬門，又得蜀人王褒字子淵，詔之作聖主得賢臣頌，與張子僑等並待詔。褒能爲賦頌，亦作俳文；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，宣帝詔褒往祀，于道病死。

參考書——

史記（卷一百十七、一百三十。）
漢書（卷五十七、六十二、六十四。）
史記探源（崔適）
中國大文學史（第三編第四及第五章。）
支那文學史綱（第三篇第六章。）

支那文學之研究（日本鈴木虎雄）第一卷

魯迅三十年集

漢文學史綱要

20

著者 魯迅

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

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

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

每部分訂三十冊

